

辟

寒

部



辟寒部

陳繼儒著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辟 寒 部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 者 陳 繼 儒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張

一三三二上

辟寒序

古人三冬文史足用。子弟父老當伏臘。治羔酒相會。今三吳之儒。攢眉歲事。無暇問櫛沐。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。余實蹈此弊。而意嘗媿之。每於歲寒。設紙屏布幕。客有着雪笠過從者。出膽餅梅花供養。溫火一罍。沸酒煨芋。甚樂也。客退爲籠袖讀書。而書中有可以召煖。律回霜霰者。不論次第。書之如左。名曰辟寒部。

華亭眉公陳繼儒撰

辟寒部卷之一

明華亭眉公陳繼儒著

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一裘。一曰暖質。二曰暄肥。常以御寒。至厲王猶未寶此。及厲王流于彘。人得而珍之。罪有陷大辟者。以千青鳳毛贖罪。免後一毛千金。

周靈王起昆明池。設狐腋素裘。紫熊大褥。二人以指彈席。而暄風入室。

漢元帝被疾。遠求方士。漢中送道士王仲都。詔問所能。對曰。能忍寒。乃以隆冬盛寒日。令袒載駟馬。於上林之昆明池上。環以冰。而御駟者厚衣狐裘。寒戰而仲都無變色。臥於池上。嘿然自若。

漢崔寔四時令。正月硯寒開。令童幼入小學。十一月硯水冰。命讀論語。

漢制天子玉几。冬則加綈錦其上。爲之綈几。以象牙爲火籠。籠上皆散華文。後宮則五色綾文。以酒爲書。滴取其不冰。以玉爲硯。亦取其不冰。

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。此鳥畏霜雪。乃起小屋處之。名曰辟寒臺。皆用水晶爲戶牖。使內外通光。

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。望之如月中聚雪。時河南獻玉人。長三尺。夕則擁后而翫玉人。

蜀有道士陽狂。俗號爲灰袋。大雪中衣布被。入貴城山。暮投僧寄宿。僧曰。貧僧一衲而已。天寒如此。恐不能活。但言用一牀足矣。至夜半雪深風起。僧慮道士死。就視之。去牀數尺。氣蒸如炊。流汗袒寢。僧知其異。

人未明不辭而去。

石虎當嚴冰之時。作銅屈龍數千枚。各重數千觔。燒如火色。投於水中。則池水恆溫。名曰燋龍溫池。引鳳文錦步障。縈蔽浴所。共宮人寵嬖者。解蝶服宴戲。彌於日夜。名曰清嬉浴室。浴罷洩水於宮外。水流之所。名溫香渠。渠外之人。爭來汲取。得升合以歸其家。人莫不怡悅。至石虎破滅。燋龍猶在鄴城池。蓬萊山有葭紅色。可編爲席。溫柔如屬焉。

摩詰與裴迪書曰。近臘月下。景氣和暢。故山殊可過。足下方溫經。猥不敢相煩。輒便往山中。憩感配寺。與山僧飯訖而去。北涉玄灞。清月映郭。夜登華子岡。輞水淪漣。與月上下。寒山遠火。明滅林外。深巷寒犬。吠聲如豹。村墟夜春。復與疎鐘相間。此時獨坐。僮僕靜默。每思曩昔攜手賦詩。步仄徑臨清流也。

岱輿山孟冬水涸。中有黃烟從地出。起數丈。烟色萬變。山人掘之入數尺。得燋石如炭。滅有碎火。以蒸燭投入。則然而青色。深掘則火轉盛。有草名莽煌。葉圓如荷。去之十步。炙人衣。則燋刈之爲席。方盡彌溫。謝萬就太傅乞裘。自云畏寒。太傅答曰。君妄語。正欲以爲豪具耳。若畏寒無復勝綿者。乃以三十斤綿與萬。

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。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。及凋謝結實。其子光明燦爛。如火之明。數日皆化爲紅。蛺蝶飛去。

譚景升冬則著布衫。或臥於風雪堆中。經日。人謂已斃。視之氣休休然。父常念之。每遣家僮尋訪。春冬必

寄之衣及錢帛。譚捧之且喜。復書遽遣家僮。乃厚遺之。纔去。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。見貧寒者與之。及寄於酒家。一無所留。

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。居其中。冬雖單衣。但飲酒食脯及棗。或百日。或二百日不出。

唐貞觀初。天下久安。時屬除夜。太宗盛飾宮掖。明設燈燭。盛奏樂歌。乃延蕭后觀之。后曰。隋主淫侈。每除夜。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。盡沉香木根。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。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。焰起數丈。香聞數十里。一夜之間。用沉香二百餘乘。甲煎過二百石。太宗口刺其奢。心服其盛。顏斐字文林。爲京兆尹。課民當輸租時。車牛各致薪兩束。爲冬寒冰炙筆硯。

唐宣宗朝。日本國王子來朝。善圍碁。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。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。冷煖玉棋子。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。其冷煖者冬煖夏冷。

開元二年冬至。交趾國進犀一株。色黃如金。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。溫溫然有煖氣。襲人。上問其故。使者對曰。此辟寒犀也。頃自隋文帝時。本國會進一株。直至今日。上甚悅。厚賜之。

唐內庫一酒盃。青色。而有紋如亂絲。其薄如紙。於盃足上有鏤金字。名曰自煖盃。上令取酒注之。溫溫然有氣相炊如沸湯。遂收於內藏。

巨豪王元寶。每至冬月大雪之際。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。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。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。爲煖寒之會。

西涼國進炭百條。各長尺餘。其炭青色。堅硬如鐵。名之曰瑞炭。燒於爐中。無焰而有光。每條可燒十日。其熱氣逼人。而不可近也。

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。日與僧道異人往還。每至冬時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。煮建茗。共賓客飲之。唐內庫中有七寶硯鑪。曲盡其巧。每至冬寒硯凍。置於鑪上。硯冰自消。不勞置火。冬月帝常用之。岐王少惑女色。每至冬寒手冷。不近於火。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。稱爲暖手。常日如是。

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。使宮妓密圍於坐側。以禦寒氣。自呼爲妓圍。

楊貴妃初承恩召。與父母相別。泣涕登車。時天寒淚結爲紅冰。

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。行列於前。以遮風。蓋藉人之氣相暖。故謂之肉陣。

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。至冬月則燃於爐中。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。餘灰不可參雜也。

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。時十月大寒。筆凍莫能書字。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。令各執牙筆呵之。遂取書詔。

陶穀妾本党進家姬。一日雪下。穀命取雪水煎茶。問曰。党家有此景否。曰。彼釐人安識此景。但能於綃金帳下。淺斟低唱。飲羊羔美酒耳。

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。人皆一百二十歲。二男二女。地產大瓠。瓠中皆五穀。不種而實。水泉皆如美酒。飲多不醉。氣候常如深春。樹木皆綵絲可爲衣。

梅妃善屬文。自比謝女。淡妝雅服。而姿態明秀。筆不可描畫。性喜梅。所居闌檻悉植數株。上榜曰梅亭。梅開賦賞。至夜分。尙顧戀花下。不能去。

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。於海中闌得一物。乃青毛坐褥。人坐其上。毛輒颯然豎起。擁匝人腰。溫柔不可名。

或問鄭棨曰。近日有詩否。對曰。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。此處何以得之。

寇萊公鎮北門。有善歌者至庭。公取金鍾獨酌。令歌數闋。贈之束綵。侍兒倩桃自內窺之。爲詩呈公云。夜冷衣單手屢呵。幽窗軋軋度寒梭。臘天日短不盈尺。何似妖姬一曲歌。

武宗會昌九年。扶餘國貢火玉三斗。色赤長半寸。上尖下圓。光照數十步。積之可以燃鼎。置之室內。則不復挾纈。

曹元寵母王氏能詩。有雪中觀妓詩云。梁王宴罷下瑤臺。窄窄紅靴步雪來。恰似陽春三月暮。楊花飛處牡丹開。

東坡云。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戶。欣然起行。念無與樂者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。亦未寢。相與步於中庭。庭下如積水空明。水中蘋藻交橫。蓋竹栢影也。何夜無月。何處無竹栢。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。淳祐初。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。隱溪之南岡。余冬夕踏葉訪之。小厖迎吠。時佛燈猶在。啓關煮茗。旣而信行溪間。篙小舟。自拜龍巖順流東下。誦坡谷詩。徘徊久之。舍舟登岸。借僧裘禦寒而返。縷指二十霜矣。嘗

感舊有詩。昔年訪月寒溪頭。霜高酒劣稜生裘。溪僧輟寢從吾幽。共移不繫漁人舟。斷崖老木紛金虬。又如蘋藻涵清流。鶴骨浸煩風露憂。妙語滿地無人收。

學士舊規。十月初賜錦長襖子。國初以來賜翠毛錦。太宗改賜黃盤雕錦。

昆明國出嗽金鳥。形如雀色黃。常翺翔於海上。魏明帝時。國人獻此鳥。飴以真珠及龜腦。常吐金屑如粟。鑄之爲器爲釵。謂之辟寒金。以此鳥不畏寒也。宮人謠曰。不服辟寒金。那得君王心。不戴辟寒鈿。那得君王憐。

北方層冰之下。有驪鼠食冰草木。肉重萬斤。可作脯食。毛可爲褥。臥之卻寒。

范丞相司馬太師。俱以閑官居洛中。余時待次洛下。一日春寒中謁之。先見溫公。時寒甚。天欲雪。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。對談久之。爐不設火。語移時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。後至留司御史臺。見范公。纔見主人。便言天寒遠來不易。趣命溫酒。大盃滿。酌三盃而去。

鎖鎖帽出回紇。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。火燒不滅。亦不作灰。可配火鼠布。能辟寒。

王瓊妙於倪物。方冬。以藥封桃李數株。一夕盡開。

岷山之下。凶年以蹲鴟爲糧。不復疫癘。知此物之宜人也。本草謂芋土芝。云益氣充飢。惠州富此物。然人食之者不免瘴。吳遠游曰。此非芋之罪也。芋當去皮溼紙包煨之。火過熟。乃熱噉之。則鬆而膩。乃能益氣充飢。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。冷淡堅頑少味。其發障固宜。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。遠游煨芋兩枚見啖。

甚美。乃爲書此帖。

王武子好馬。冬至則嘶風韞。除日則藥王鞍。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薺薇草。

老伶官黃世明。常言逮事莊宗。大雪內宴鏡新磨。進詞號冷飛白。

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。客曰。凡雪仙人亦重之。號天公玉戲。

唐隱君子田游巘。一日冬晴。就湯泉沐髮。風於朝暉之下。適所親者至。曰。高年豈不自愛。而草草若是耶。游巘笑而答曰。天梳日帽。他復何需。

王元苦病風月。終於貧病。妻黃氏共持雅操。每遇得句。寒夜必先起。然燭供具紙筆。元甚重之。有聽琴詩曰。拂琴開素匣。何事獨嘯眉。古調俗不樂。正聲公自知。寒泉出澗澁。老檜倚風悲。縱有來聽者。誰堪繼子期。好事者畫爲圖簇。

清泉香餅。人以一簋遺歐公。清泉地名也。香餅石炭也。用以焚香。一餅之火。可終日不寒。朱冲多買弊衣。擇市嫗之善縫紉者。成衲衣數百。當大寒雪。盡以給凍者。

寶溪雲僧舍有暖香。盛冬燠之。滿室如春。

唐玄宗西嶽太華山碑略云。孟冬之月。步自京邑。幸於洛師。停鑾廟下。清眺仙掌。雲拂石牀。霓裳可接。風過松嶺。仙駕始聞。久勤報德之願。永暇封崇之禮。遲迴刻石。梗概銘山。萬姓瞻予。言可復也。

元李孝光靈巘二奇記云。僧言山有二奇。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巘半。有石穴。下窺穴中。別有平土。類

人間土田。一一具溝塍畎澮。以小石下擊。如轉鳴甕中。其一由障右脇旁。令人百計牽挽上。懸崖上有石室。室南有小徑。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。如人手植。路平熟。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。絕端有窪石。窪中泉冬暖如湯。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。惕息石室中。故石上有平偃迹。

元李孝光大龍湫記云。予歲一至。常以九月十月。則皆水縮。不能如向所見。今年冬又大旱。客入到菴外。石砮上。漸聞有聲。乃緣石砮下。出亂石間。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。乍小乍大。鳴漸壯急。水落潭上。窪石石被激射。反紅如丹砂。石間無秋毫土氣。產木宜瘠黑。反碧滑如翠羽。鳬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。聞轉石聲。洋洋遠去。閒暇回緩。如避世士。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。仰接瀑水。水忽舞向人。又益壯。不可復得瓶。乃解衣脫帽着石上。相持扼掣。欲爭取之。因大呼笑。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。聞人呼聲。皆自驚擾。挽崖端。偃木牽連下。窺人而啼。縱觀久之。行出瑞鹿院。日已入蒼林。積葉前行。人迷不得路。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。元吳海重遊鼓山記云。吳子客居董下。出門面鼓山。惟限一水。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。既而秋雨連月。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。然予意獨勤。念過此則冬氣將厲。寒不能登矣。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。里中陳坦彭琅吳杲從余自蓬隄入荔林。依山右行。瞰旭宇霽。道傍野花炫耀黃碧色。霜林葉如染采。山果可噉。澗中泉韻琮琤。鳥聲嘹唳。飛來近人若相娛。二里許至岐路。乃絕壑橫渡小石杠。遇數人家。復有岐路。當右有少年坐石上。給曰。左乃左行。由屋後躋石磴。崎嶇險峻。近二里所達路。寄衣寫寺中。升數岡。則篁竹深密。不可尋路。右徑趨山後。並崖而進。雖覺異。然意可得達。遂循之里許。值窮見水源而返。蓋寺中引泉處也。

退而披篁刊木。剪伐樛翳。企樹而望。向高直上。攀緣踰蹬三里許。然後榛莽之中。略有微蹊可辨。衆共進五六百步。果至峰頂。息良久。尊酌屢行。然後徐起徘徊瞻眺。意旣適。則又樂而忘罷矣。訪予曩年宿處。荒穢特甚。不可以前下山。日將暮。月已升東。不能復覽洞中諸勝。出近南寺。得村氓引導。暝黑穿林中。歷畚田。指而詳悉。乃乘月度嶺上。下緣麥隴中。取道抵灰墜。舟從岸來濟。及家。將二鼓矣。高宗踐祚之初。躬持儉德。一日語宰執曰。向自相州渡大河。荒野中甚寒。燒柴借半破甃。盪湯澆飯。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。今不敢忘。

宋范成大元日登釣臺記云。二十九日登舟。大雪不可行。三十日發富陽。雪滿千山。江色沉碧。但小霽。風急寒甚。披使虜時所作綿袍。戴氈帽。坐船頭縱觀。不勝清絕。剡溪夜汎。景物未必過此。除夜宿桐廬。癸巳歲正月一日至釣臺。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。謁二先生祠。登絕頂。掃雪坐平石上。諸山皜然。凍雲不開。境過清矣。臧獲亦貪殊。景忍寒犯滑來登。始予自紹興己卯歲及今奉役。蓋三過釣臺。薄宦區區如此。豈惟愧羊裘公。見篙師灘子。慚顏亦厚。乃刻數字於右廡柱間。而宿西口。

宋范成大游薌林盤園記云。薌林及盤園。薌林故侍郎向公伯恭所作。本負郭平地。舊亦人家阡隴。故多古木修篁。林堂皆爲越陰所迫。森然以寒。宅旁入圃中。步步可觀。梅臺最有思。叢植大梅。中有小臺。四面有澀道。梅皆交枝覆之。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。則又下臨花頂。盡賞梅之技矣。

康伯可冬景詞云。霜幕風簾。閑齋小戶。素蟾初上雕龍玉盃醺醺。還與可人同。古鼎沉烟篆細。玉笋破橙。

橘香濃。梳妝懶。脂輕粉薄。約略淡眉峰。清新歌幾許。低隨慢唱。語笑相供。道文書針線。今夜休攻。莫厭蘭膏更繼。明朝又紛冗匆匆。酩酊也。冠兒未卸。先把被兒烘。

黃山谷云。閑居多病。人事廢絕。遇風日晴暖。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。忽不知日月之成歲。

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。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。嚼梅花滿口。和雪嚙之。曰。吾欲寒香沁入肺腑。東坡云。過子忽出新意。以山芋作玉糝羹。色香味皆奇絕。天上酥醅則不可知。人間決無此味也。

司馬溫公布被銘。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。公孫丞相布被。人曰。詐。司馬丞相亦布被。人曰。儉。布被可能也。使人曰。儉不曰詐。不可能也。

劉叔安名鎮。號隨如。元夕慶春澤一首。入草堂選。又有阮郎歸云。寒陰漠漠夜來霜。階庭風葉黃。歸鴉數點帶斜陽。誰家砧杵忙。燈弄幌。月侵廊。熏籠添寶香。小屏低枕怯更長。和雲入醉鄉。亦清麗可誦。

潘子真詩話。余以霜威能折綿。風力欲冰酒之句。問山谷所從出。山谷曰。勁氣方凝酒。清威正折綿。庾肩吾詩也。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。陽和微弱陰氣竭。海凍不流綿絮折。呼吸不通寒冽冽。乃知折綿之事。始於阮籍。豈山谷偶忘之耶。

劉表在荊州。與王粲登障山。見一岡。不生百草。粲曰。此必古冢。其人在世服生礬石。熱蒸出外。故草木焦滅。鑿看果礬石滿塋。又今洛水冬月不冰。古人謂之溫洛。下亦有礬石。今取此石置瓮水中。水亦不冰。

張仲宗夜遊宮辭云。半吐寒梅未折。雙魚洗冰。澌初結。戶外明簾。風任揭。擁紅爐。洒牕間稷雪。此日去年時節。這心事。有人權說。斗帳重熏。鴛被疊。酒微醺。管燈花。今夜別。雙魚洗。盥手之器。見博古圖。稷雪霰也。形如米粒。能穿瓦透窗。見毛詩疏。

山谷戲詠暖足餅。卽湯媪也。小姬暖足臥。或能起心兵。千金買脚婆。夜夜睡天明。脚婆元不食。纏裹一衲足。天明更傾瀉。頰首有餘燠。

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。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。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。時凍雨初霽。風日清美。山谷明秀。照人。道旁雜花盛開。籃輿徐行。應接不暇。寺有茶麋。羅絡松上。如積雪。崇蘭數百本。秀發崑石間。微風透香。所至芬郁。東榮牡丹大叢。雨前已開。道人值蓋護持。留以供客。飲罷。縱步泉上。淪茗賦詩而歸。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。桂布白似雪。吳綿軟於雲。布重綿且厚。爲裘有餘溫。誰知嚴冬月。支體暖如春。中夕忽有念。撫裘起逡巡。丈夫貴兼濟。豈獨善一身。安得萬里裘。蓋裹周四垠。暖皆如我。天下無寒人。魏書曰。解卑有貂狔音魂子。皮毛柔蠕。故天下以爲名裘。

羣公對雪。尙隆之曰。麪堆金井。誰調湯餅。吳永素曰。玉滿天山。難刻珮環。坐間服其韻精。

元載設紫緒帳。得於南海溪洞之中。酋帥則鮫綃之類也。輕疎洒薄。如無所礙。雖屬嚴冬。而風不能入。謝超宗坐公事免。詣東府門自通。其日風寒。高帝謂四坐曰。此客至。使人不衣自煖矣。超宗旣坐。飲酒數盃。辭氣橫出。高帝對之甚懽。

同昌公主堂中設卻寒簾。乃卻寒鳥骨所爲也。設之辟寒。

蘇子瞻云。歲行盡矣。風雨淒然。紙牕竹屋。燈青熒熒。時於此間。得少佳趣。

錢文僖維演守西都。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。一日游嵩山。自潁陽歸。暮抵龍門香山。俄而雪作。登石樓望都城。各有所懷。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。既至。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。傳加語曰。山行良佳。少留龍門賞雪。無遽歸也。其高曠愛才如此。

王可容說爲僧時。游南中山寺。遇大雪。旬日闕食。數十徒一粥而度。又無財物得出糴。內一行脚僧謂曰。貧道有藝。可濟諸坐士。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。取淨瓶瀉水銀。衣帶間解一貼散藥。似壁土。揉於銚中煎之。遂巡成一片白金。可數兩。付主事者。將去換胡餅來食。衆驚之。至明晨。失所在。

辟寒部卷之二

有膏粱子弟上莊墅監穫稻。天寒野迴須附火。莊賓引往山坡守禾舍。拾杉枝燃之。舍乃屈竹所成。類比丘圖。茨低密。烟不出。兩目淚洒如啼。勃然走出叫曰。入墮淚菴。擁入難爐。勝如喫十五大棒。

李元忠素性嗜酒。一日游春遇雪。擔頭酒盡。令人冒雪遍村沽酒。俱無。元忠嘆曰。寧可使我十日無食。不可使我一日無酒。須臾沽至。盡興醉飲而還。

呂徽之安貧樂道。常逃其名。以耕漁自給。一日詣富家易穀種。大雪立門下。聞閣中有吟哦聲。乃一人分韻得滕字。苦吟弗就。先生不覺失笑。衆詰其故。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。衆請足之。先生援筆立就。旣敏且工。問其姓字。終不肯言。衆驚訝曰。嘗聞呂處士名。欲一見而不得。先生豈其人耶。曰。我農家。安知呂處士與之穀。怒曰。我豈可以貨取耶。不受。刺船去。遣人遙尾其後。路甚僻遠。識其所而返。雪晴往訪焉。惟草屋一間。家徒四壁。值先生不在。忽米桶中有人。乃先生妻也。因天寒無衣。故坐其中。

蕭大圓云。沽酪牧羊。協潘生之志。畜雞種黍。應莊叟之言。烹羔豚而介春酒。迎伏臘而候歲時。有朋自遠。揚摧古今。田畯相過。劇談稼穡。斯亦足矣。

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。圍徑欲及盆口。自唐宋五代皆然。方燒造時置式。以受柴梢劣者必退之。小熾一爐可以終日。